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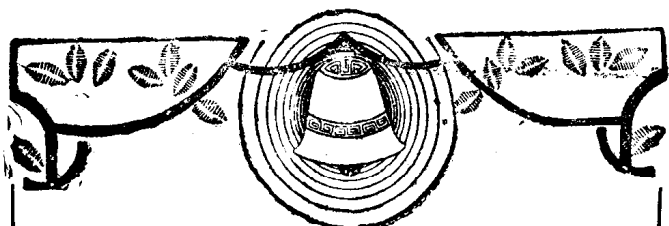
現代戲劇叢書

雨夜

張道藩 主編
張道藩 著



雨夜書局印行



版 權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滬一版

現代戲劇叢書

雨 夜

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三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主 編 者	張 道 藩
編 著 者	王 右 家
發 行 人	吳 秉 常
印 刷 所	正 中 書 局
發 行 所	正 中 書 局

校整
紙羣

(1965)

現代文藝叢書總序

戲劇

文學的定義，雖古今中外各有不同，簡而言之，要不外語言文字的藝術之總稱，釋名：

「文者，會集衆字以成辭義。」

孔子曰：

「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，言之無文，行而不遠。」

前者是說文乃組辭以達義，後者是說文字的功用在補充語言之不足，文學的效能在補助語言之所不及。我們曉得文學藝術是人類社會的產物，它的產生遠在人類發明文字之前。正如沈約所謂：

「雖虞夏以前，遺文不泯，稟氣懷靈，理或無異。然則歌詠所興，宜自生民始

也。」

11

我國古代政教不分，道德與學術合一，所爲文學，均爲有關治化之作，迨及周秦諸子始進而以文學爲宏揚學術之工具，便造成了歷史上文學鼎盛，文化發達的時代。迄魏晉之世，競尚詞藻，羣趨爲文學而文學，於是文風斯靡，文學的價值亦漸低落，嗣後唐代韓柳諸家雖倡言改革，無如科舉繼興，文藝一道，遂成末技，而民族文化也就日漸衰微了。

一般的說，語言文字，以及一切形象藝術，都是人生思想情感的表現，也是作者時代環境的反映。文學藝術的創造，因以時代爲轉移，而文藝形式所表的風格，內容所表現的意識，也就是作家對於時代的認識，和所努力的成就，又往往足以轉移時代。司馬遷云：

「昔西伯拘羑里，演周易，孔子居陳蔡作春秋，屈原放逐著離騷。」

周易、春秋、離騷，固皆爲文學上千古不滅之作；卽證之域外，如荷馬、但丁、莎士比亞、託爾斯泰之作品，又何獨不然。雖未必皆作於困窮之際，而其反映時代與影響時代，則一也。

近百年來，東西文化溝通，國人眩於西方文藝理論，以爲中國缺乏偉大文藝著作；或且力事模仿，以爲非如是不足以稱創作。影響所及，文藝領域乃愈形狹隘，文藝功能遂更見微薄。殊不知時代既異，地域又復不同，我國文學源遠流長，自有其偉大前途，正不必削足以適履。

所幸抗戰軍興，建國基礎日趨鞏固，三民主義文藝理論亦漸完成，文學藝術乃重被重視；非但文藝領域因以擴大，文藝價值亦因而提高。承接新的時代，應有新的文藝產生，象徵着新中國文化發達的前途，乃一定不易之理。深信全國作家皆當同具此感，均已抱定共同信念，正在埋首努力。

去年六月，正中書局以編輯現代文藝叢書及現代戲劇叢書事相託，思及當前文藝出版殊覺貧弱，因卽貿然允諾，復得各地作家暨王進珊同志之助，未及期年，各書已將印行。引玉之勞，雖不足以言功；然幸告厥成，事亦可喜。用綴數語，以誌所感。

張道藩 三十二年四月

劇中人

姚珮雙

經理鄒爾維的夫人，將近四十歲，在人前有着矯作的尊嚴外貌，可以說感情極豐富，卻嫁了個名利心非常重的丈夫，在她的體態上，還留有二十歲人的俊俏。

老 杜

中山裝的僕人，少壯。

李仲稚

二十多歲，算是大學生，也到外國去混過幾天，十足的純縉子弟。

胡超人

醫學教授，四十多歲，鄒爾維的老朋友，一個曠達的獨身者，許少岩的先生。

劉浣清

黃行長的太太，有着一切銀行家太太的脾氣。她所想的，並不一定就是她所做的。唯一的長處，便是關心別人的事。

許少岩

三十三歲，一個享有盛名的醫生。瀟灑，能幹。有着夠使女人們歡喜他的風度，只是他所具有的情感，容易煽動，也容易消逝。

陳珠迪

二十一、二歲，有着一個有錢、有勢的父親。年輕，時髦，這是她僅僅可以給人的印象。過於順適的環境，把她養成了一個極偏狹，極任性的人。

蔣 櫻

二十多歲，受過良好教育，爲了要活下去，曾經歷過許多的不同的生活方式。慧，

雨。

夜

美。並且更知道怎麼堅忍的訓練自己。

趙媽 許宅女僕，將近五十歲的老實人。

錢淑貞 一個科員的妻，不算美，年青，服裝入時的難民。

小貴子 錢女。五六歲的样子，被敵機震聾了的小聾子。

傷兵 制服襤褸的瞎子。

阿毛 斷了一隻手臂的難童。

時間及地點

第一幕 民國二十六年，八一三以後，在上海，鄒經理家。

第二幕 同年，數月後，在許少岩家。

第三幕 二十七年的盛夏，在漢口的江邊。

第四幕 二十八年的初春，在重慶許少岩家。

第一幕

人：姚佩雙

老杜

李仲稚

胡超人

劉浣清

陳珠迪

許少岩

蔣櫻

時：民國二十六年，八一三以後。

地：鄒經理的私宅，在上海。

景：在鄒經理的私宅裏，有的是空閑的房子，這一間，就算是他們用以起坐的吧。正面一排，是三扇兩合的大玻璃門，上面掛有紗簾，外面更掛了一層拉開了的絨簾。從紗窗隙處，可以窺見外面一排長長的石砌欄杆。爲了中間兩扇門是打開的，所以更可以看見園中的花樹。室內的左側，放着一個很大、很講究的酒櫃。酒櫃上面，擺着一些大小不等刻花的玻璃杯。因爲是熱天，室內的家具，都用的是籐製的，台中稍靠左，擺着一張圓籐桌。更圍着幾把籐椅。左側牆是一扇通另一房間的門，台右靠前，擺着一張雙人的長籐椅，兩邊都安放着一個兩層的小籐茶几。下層擱着許多畫報，以及服裝樣本等等，上層很妥貼的安放一些煙具。所有的籐傢具，都漆有與牆壁一樣的颜色。並且每個籐椅上，都放有用龍鬚草編成的靠墊，牆壁上，除了應有的漂亮壁燈之外，

更掛着經理的慈善事業、夫人的剪綵、擲香檳之類事件的紀念品。就是籐桌上，那插了一大束洋蓮的銀花瓶，也是其中的一種。

幕：幕在鄰室傳來隱約而低微的樂聲中開啓了。台上是寂靜的，只有姚珮雙一個人倚在玻璃門邊，像是望着天邊的落日，……輕輕的舒了一口氣，轉過身來，心境像是有些煩躁的樣子，踱到長椅前坐下，隨手翻弄着一本畫報，又不耐煩的把它闔起來，當做扇子一樣的拂着。一會兒又把手中的扔下，又拖過另一本，如此掉換了好幾本——她的服裝，自然是華貴得適合她的身分。雖然已經算不得年青了，但這並不會抹煞她那些從經驗上得來、引人迷戀的風姿，這時，老杜輕悄悄的走進來。她是鄰宅新來的僕人。乾淨，少壯，一個會承仰顏色的人。

杜（老杜。手裏托着一個銀盤子，上面放着幾封信在椅後立了一會，看看主人還沒有覺得，便轉到椅傍，輕悄而恭謹的：）太太……

姚……（姚珮雙。似乎沒有聽見。）

杜（聲音大了一點。）太太……

姚（仍看着畫報，微微皺了皺眉頭，不經意的。）什麼事？

杜（遞過盤子。）太太的信。

姚（不耐煩的，仍未抬頭。）攔在這兒吧。

杜 是——

姚 （停了一會。）拿支煙來……

杜 是——（雙手遞過煙盒。）

（姚又舒了一口氣，顯得非常無聊的樣子，把畫報一甩，伸手取煙。這時她纔看到老杜——她的動作，跟着他眼光所觸到的地方停頓了一下。她那不耐煩的情緒，似乎也鬆弛了許多。）

姚 啊……你是新來的人……（煙慢慢的送到唇邊。）你叫……老杜，是不是……

杜 （點煙。）是的，太太。

姚 （帶着點複雜的笑意打量他。）來了有……

杜 （逢迎的。）有一個多月了，太太。

姚 啊！對了，你不是老鄭荐得來的嗎？

杜 是的，太太。

姚 （站起來，往他身邊踱過。）嗯……（莫明其妙的點點頭。）那麼……你應當知道我的脾氣。

杜 （一直很恭謹的站在那兒。）是……是的，太太。老鄭都關照過。
（又打量他。）老鄭到什麼地方去了？

杜 老鄭剛跟經理出去——（向姚。）經理說今天有點緊要的事，吩咐晚飯不用等了。太
太這些信都是昨天來的。（偷偷看了姚一眼。）因為經理在家，沒得空給您拿上
來。

姚 （會心的笑。）很好……（踱回來坐下。）以後老鄭不在家，我的零碎事，你就替他
看着辦吧……

杜 （得意的。）謝謝太太栽培。（鞠躬。預備退下去。）

姚 啊……（想起什麼。）老杜。

杜 ……（停住，退回原來站着的地方。）

姚 ……（又隨手把畫報翻弄着。）

杜 ……（等了一會。）太太……您還有什麼吩咐……

姚 嗯……（聲音拖得很長瞟了他一眼。）

杜 您還有什麼吩咐嗎？

姚 啊……（放下畫報，打量他，顯然是找話講。）你……（又拿起一支煙。）你同老鄭
是親戚嗎？

杜 （點煙。）老鄭是我的表弟。太太。

姚 啊——那很好……（像問小孩子一樣。）你今年多大歲數哪？

杜（有點窘。）今年有……有……三十二歲啦，太太。

姚（笑。）沒有關係，嗯……你……你討了老婆沒有？

杜（不知怎麼回答好。）討……討不起……太太……

姚（不介意的。）嘖嘖嘖。可憐！這麼大歲數，還沒有成家嗎？

（正在這時候，外面有一個男人的聲音，很急促的叫着：「珮雙，珮雙。」隨着聲音，李仲雅在玻璃門邊出現了。他好像在尋找了很久纔找到她的樣子。無論什麼事，他都有個表現得過大的習慣——也許他的服裝、舉動、太入時了吧，所以顯得他整個是輕浮。）

李（李仲雅。簡直是用着舞步飄進來的。）嗨！哈囉，哈囉……

姚（雖然沒有回頭看，似乎已經知道是誰。馬上又不耐煩的皺了皺眉，手中仍翻弄着畫報。）老杜——你下去吧。有事我再叫你。

杜是——（恭謹的退下去。）

李（看着杜出去，很快的坐到姚身邊，帶點洋腔。）嗨！我昨天等了你一天，為什麼沒有來呀！

姚等我？

李你不知道——我信上不是寫得清清楚楚，還是老地方嗎？

姚 哦——（輕鬆的把畫報甩下，隨手翻檢盤子裏的信，抽出一封。）是這個嗎？

李 （接過來翻看）怎麼！還沒有拆開……

姚 （檢看別的信，滿不在乎的神氣。）沒有……

李 咳——你真是耽誤我的事。

姚 那有什麼稀奇。

李 （看她。）你這個人哪……真有點難對付。

姚 那是你的經驗還不夠。

李 （聳聳肩，想了想。把手臂圍過去。）珮雙……

姚 （看看他搭在自己肩上的那隻手。）我請你不用珮雙，珮雙的亂叫，好不好？

李 啊啊——（拍拍她。）對不起，對不起。你告訴我多少次，不要在人前顯得太近了。

可是我一看見你……就什麼都忘了。

姚 （滑脫他，坐起來吸煙。）我告訴你——（忽然很嚴肅的。）你不要以為我是一個……

（想着個適當的名字，打住了一會。）一個很隨便的人……而且……而且我跟你母

親，是很不錯的朋友。

李 （帶點不尊重的口吻。）是呀，是呀。誰不知道我們的鄒伯母，是一位最規矩的人。

姚 （覺得刺耳，憤憤的向李臉上噴了一口煙。）難道我不是嗎？

李

（馬上放出一副正經像。）喏！誰敢！誰敢這麼說！我第一個就不答應——誰敢不尊重您的品行，道德，才幹。誰不羨慕經理的好福氣……（正經勁漸漸消逝了。）有這麼一位又漂亮，又能幹，又會出風頭的太太啲……（聲音越拖越長，最後好像都被自己的話陶醉了一樣的倒在椅靠背上。）

姚

（瞟了他一眼，帶點笑意。）你簡直氣死我哪……（預備站起來。）

李

（趕快拉住她，仍躺在椅背上，顯然沒有多少誠意的。）你真是可愛啊。

姚

（掙脫他站起來，不屑的。）你以為我只有二十歲……（踱向右側門。）

李

（釘住她。）我說……（試探的。）「我愛你」怎麼樣……

姚

（略停。）這幾個字，我聽了最少有二十年——膩了。

李

……（不知怎樣回答，搔搔頭皮。）

姚

（扶住門軸，俏皮的。）咱們找點新鮮的來說吧。

李

……（仍呆呆的釘着她。）

姚

……（滿有點看不起的笑。）哼哼——蠢東西。（說着便推門進去了。）

（剩下李一個人，很無聊。又習慣的聳聳肩。站起來，抽了一支煙，慢慢的吐着煙圈——忽然得意起來，把煙向地下一甩，很得意的，嘴裏哼着電影上流行的歌曲，衝到右側門邊，敲了兩下，沒有聲音，便毫不客氣的推門走了進去。台上寂靜了——不

一會，老杜把劉浣清，胡超人讓了進來，這位黃行長夫人，劉浣清女士，實在說不上是什麼派頭。不過牠所有的教育，很可以從她那副眼鏡上估計到。胡超人的西裝可以說是穿得講究而不整齊，正適合他那滿不在乎的曠達神氣。）

劉（劉浣清。）咳：（滿屋子望了一轉，詫異的。）怎麼一個人也沒有呀……

胡（胡超人，叨着煙斗。）大概都在前面客廳裏吧。

劉（向杜。）就是太太一個人嗎？

杜不。還有李先生。

胡啊？（怪刺耳的聲音。）

劉……（瞪了他一眼。）

杜（能幹的，）您這兒請坐一會，我給您請我們太太去。

劉啊——不用，不用哪，我們是天天來的。（向胡。）咱們先在這兒歇一會再說吧。（自己就走到長椅上坐下了。）

杜（跟過來。）您喝點什麼？

劉（用畫報拂着。）到點檸檬水來吧。

杜（剛要走。）

劉喂喂——（向杜。）你到我的車上去，在……在左邊有這麼大一個包，（用手比着。）

杜 那裏面是兩打絲襪子，兩件衣料，是送給你們太太的。你給我拿到這兒來。
是。（退走。）

劉 你問我的車夫阿金就知道了。
杜 是是。

劉 （很神氣的。）八十六號，黃行長的車。
杜 是——（走出去。）

劉 （看杜已出去，向胡。）你呀……（指着胡。）心眼頂髒。
胡 我！（莫名其妙。）怎麼……

劉 （幾乎指到他臉上。）你！不是你是誰。
胡 （笑。）又是我——我真不明白哪。

劉 你不明白——（又聰明，又能幹的。）哼……（嘴一撇。）剛才我問老杜，說太太是一
胡 個人在這兒的嗎？他說：不——還有李先生。你幹嗎「啊」（學胡的聲調。）啊得那
麼難聽呀？

胡 我一出聲就有錯。我看倒不是我心眼髒。到是你的心眼太多了。
（兇兇的。）你的心眼，又髒又多——別人我不知道……像珮雙這樣的人，（翹起大拇指。
指。）可真是一點也沒說的……

胡 我不是什麼都沒說嗎……

劉 (又橫了一眼。)你——你不說的，比別人說了的更壞。

胡 那我該怎麼樣吶？

劉 你呀！你該……

(剛巧姚珮雙從右側門出來，現在她換了一件更花俏的衣裳，笑着走過來。)

姚 超人——你又是什麼事，把黃太太得罪了？

劉 (永遠是大驚小怪的。)哎喲……你真嚇死我哪……(迎過去拉着姚，想評理的樣子。)

胡 (你看他……)忽然想起那些話不能向她說，於是改了過來。(你看他這個人，

對於太太小姐們，簡直一點禮貌也沒有——怪不得一輩子也娶不上老婆呢。)

胡 我要是……

劉 (搶着。)你要是，怎麼樣……(直着眼在瞪胡，很有怪胡不知好歹的意思。)

胡 (笑。擰了口氣。)我要是找個太太，不就等於害了腦膜炎嗎——要不是傻子，也得頭

痛一輩子。

劉 你……

(李仲雅不知在什麼時候，溜了進來——他的大紅領結已經取掉了，襯衫的領口也敞着，安閑的走過來。)